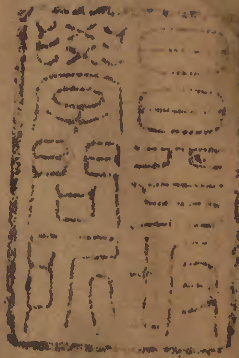


群譚採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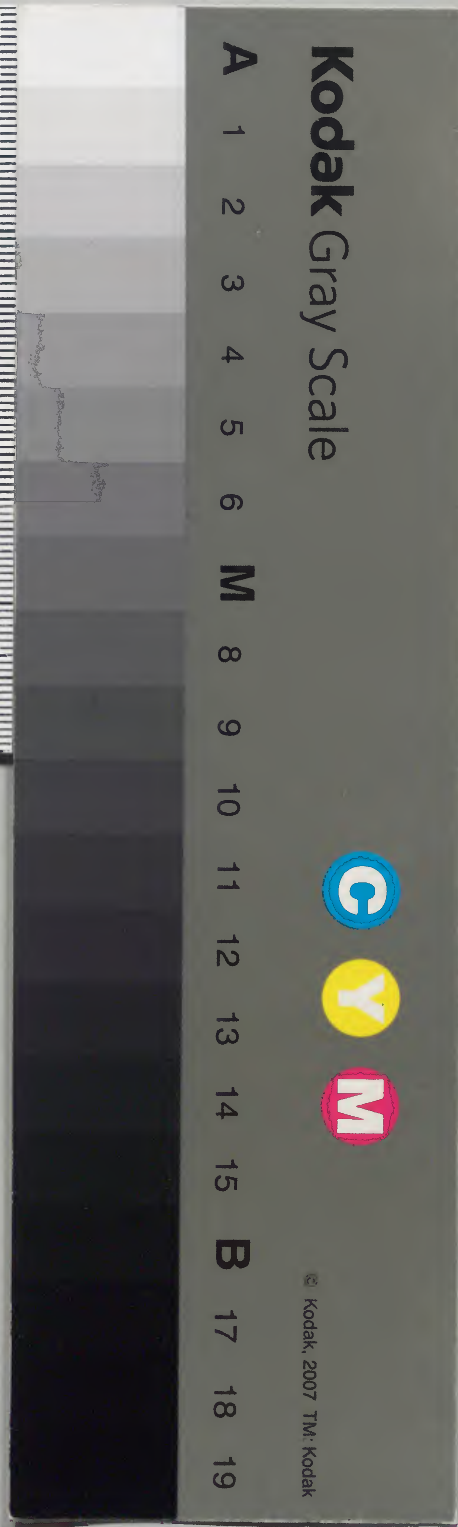
二



漢書門			
九	七	七	二
七	二	二	號
一	一	二	函
一	一	二	架
一	一	二	冊

內閣文庫		
三	九	漢
五	七	書
〇	二	類
〇	二	號
〇	二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72
冊數	10	(2)
函號	367	105





群譚採餘卷之二

乙卷

衣服

飲食

宮室

器用

文史



淺草文庫

衣服

曾子衣敝裘以耕魯君使人致邑焉請以此脩衣曾子
 不受反復而往乃因辭焉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則
 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參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
 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
 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介

子思居於衛緼袍而無裘二旬而九食田子方使人遺
 之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也遂忘之吾與
 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

不受子思曰假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吾雖
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辭焉

公儀子為魯相見其家織布好疾出其婦燔其機大史
公傳為循吏是矣及觀漢張安世父子封侯都內別
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然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
人皆有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織微論者亦稱為賢
相何也曰事固各有所戒也公儀子之意所以戒毋
侵民利也張安世之意所以戒毋生驕佚也以公儀
子所以治民者治民天下皆廉潔以張安世所以治家

者治家子孫無禍敗二事固不可相廢也苟如臧文
仲命妾織蒲孔子以為不仁矣公父文伯見母紡績
而嘔其母方憂其害國矣何似二公哉

白樂天新製綾襖詩水波紋襖造新成綾軟綿勻溫復
輕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煖亦何情卒章云爭得
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可謂善推所為矣又
新製布裘詩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
為裘有餘溫誰知歲冬月肢體煖於春中夕忽有念
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

君言卷二
一
二
三
蓋畏周四垠穩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此詩與老杜
歌云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同意
唐則夫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則天
賜之命披裘供奉狄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
命傑與昌宗雙陸仁傑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
何物傑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曰卿
以何物為對仁傑指所衣紫絕袍曰臣以此敵則天
笑曰此裘價逾千金卿所指為不等矣仁傑起曰臣
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

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
而昌宗心赧神沮氣索累局俱北仁傑對御就褫其
裘拜恩而出至光範門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
宋太祖時竇儀在翰林忽一日宣入禁中行至屏障間
覘太祖猶襪衣潛身却退中書語曰官家坐多時請
速出竇曰聖上襪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宣到翰
林學士竇儀太祖聞之遂起索衫帶着後方召見
司馬溫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濱因買園於尊
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邵康節遊嘗曰光陝人與先

君言卷二
生同居洛即鄉人也有如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為貴
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着深衣自崇德寺散步洛水
堤上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既見乃温公也
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因留二絕
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免傳呼紫衣金帶盡
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又草軟波深沙路微手携筇
杖着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岸柳飛康節
和云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
將為事始信人間有丈夫風送河聲近亦微斜陽淡

泊隔雲衣一雙白鷺在烟外將下沙頭却背飛

劉恕道原家貧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歸也時已
十月無寒具司馬温公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與
之固辭強與之乃受行及穎州悉封而還温公曰於
光固不受况他人乎

佛印禪師名了元饒州人蘇東坡與之遊時住持閬州
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為留數月一日值師挂牌與弟
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
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師曰山僧有

君言卷二
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所係
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曰
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未即
答師急呼侍者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
遂取衲裙相報因有二絕公次其韻答之其一云病
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
故與雲山舊衲衣其二云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
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狎狂老萬回盃裴
休嘗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不為俗情所得可

以說法於人又法雲者八九歲時兄戍安西能持信
朝徃夕返萬餘里故號萬回武后賜以錦袍玉帶
神廟當寧慨然興大有為之志欲問西北二虜罪一日
披金甲詣慈壽宮見太皇太后曰娘娘臣着此好否
后迎笑曰汝甲甚好也雖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國
家何堪矣神廟默然心服遂卸金甲

戴石屏織女詩云春蚕成絲復成綸養得夏蠶重剥繭
絹未脫軸擬輸官繭未脫車圖贖典一春一夏為蠶
忙織婦布衣仍布裳有布得着猶自可明年無麻愁

殺我此詩愁意無盡可與聶夷中詩並看

謝疊山榜得被難北行劉洞齋華父送以寒衣不受曰
罹羅納阱何損麒麟反君事讐忍為狗彘凡勸吾入
燕吐胃中不平而後死者皆非忠於謀人者也寧作
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豈敢曰將以有為乎平生
學問到此時要見分明辱惠寒衣義不當受大顛果
聰明識道理胃中無滯碍何必受昌黎先生衣服為
別耶小詩寫心謾發一笑平生愛讀龔勝傳進退存
亡斷得明范叔綈袍雖見意大顛衣服莫留行此時

要看英雄樣好漢應無兒女情只願諸賢扶世教
夫含笑死猶生

劉溫叟幼孤其母甚賢初為翰林學士私庭拜母母即
命二婢啓箱擎公服金帶置于階下謂溫叟曰此汝
父長興中入翰林所賜也自先君子薨背以來常懼
家門替墜今汝能自致青雲繼父之職可服之無愧
矣因歛歔掩泣溫叟伏地號慟退就別寢素衣蔬食
追慕數日然後服之士大夫以為得禮

寇萊公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

人貧時求一縑作衾襪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故
公多散金帛公外奢內儉寢處一青牀二十餘年或
以公孫弘布被譏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
元次山避水於高原餼糧不繼遂餓而死陳后山為館
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只有其一其
內子與趙挺之之內親姊妹也乃為趙假一裘以衣
之后山問所從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豈不知我不
着他人衣裳即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嗚
呼二子可謂不忘在溝壑者矣充二子之才識德望

曳絲乘車食賢之鬻其誰曰不宜然志節清高寧掛
於餓死凍死而不肯少枉其道少失其身此所以皜
皜乎不可尚也

陳后山扈從南郊不肯服趙挺之衣因凍而死陽節潘
氏以為却衣凍死寔陳三之細事愚竊有說焉身者
親之遺也子全而歸孝之終也故死生亦大矣孰謂
凍死為事之細耶夫挺之人品固可鄙而其衣固可
却矣然當時班行故舊中獨無一縑袍可假以禦寒
乎易曰苦節不可貞凶后山之謂也

腰帶秦二世始名唐初詔令嚮下插垂頭名槌尾取下
順之義一二三品用花金四品光金五品花銀六品
七品光銀八九品無金銀之飾只光素
朝服乃戎服蓋自隋煬帝數出幸因令百官戎服以從
之一品紫次朱次青後世循襲遂為朝服

漢鄴食其以儒冠見高帝註曰儒冠側冠也予意恐即
今之方巾又禮記玉藻篇曰士練帶練帶即古之紳
也又曰士服則素積蓋麻衣皂領袖下素裳是也今
練帶易以繚素積易以藍衫近讀大明實錄然後知

太祖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甄別
之令工部製式凡三易之自命用玉色絹布為之寬
袖皂緣皂條軟巾垂帶謂之襴衫親服試之至今歲
於內府蓋無取於前朝之式及其以貢舉入監國初
不變所服洪武末許戴遮陽帽遂因私戴之洪熙中
上問着藍衣者何人左右以監生對 上曰教着青
衣好看乃易青負領也

生負服自宋至國初皆白衣洪武二十四年乃易玉色
故宋時嘲生負十七字詩曰聖駕臨辟雍諸生盡鞠

躬頭烏衣上白米虫又世說以白接籬即今襴衫正
謂是也然白非吉服豈士子所宜哉今易之可謂卓
然之見也今里老黑漆方巾乃楊惟禎進見 太祖
時所戴 上問曰此巾何名對曰此四方平定巾也
遂頒式天下 太祖一日微行至神樂觀有道士於
燈下結網中問此何物也對曰網巾用以裹頭則萬
髮俱齊明日有旨召道士命為道官取巾十三頂頒
於天下人無貴賤皆裹之至今二物永為定制
國初時高麗未服 上遣使覘其虛實并圖其王之冠

服而歸遂命諸內侍皆依式冠之因其使者來指諸
內侍之冠而謂之曰汝主自為尊貴乃其章服僅與
此曹同耳今此曹日供使令之役於朕汝主顧崛強
不服朕耶使者歸言之王大聳異遂舉國降

孝慈皇后性恭儉仁恕且有謀畧當 上起兵時手製
衣鞵頒給軍士夜分不寐 上初為郭氏所忌賴
后委曲調護卒免於難及既貴猶服泝濯之衣衾裯
雖弊不忍易之每製衣裳餘帛緝巾褥以賜諸王妃
宮主於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督令務學少有他好

必切責之後病劇不肯服藥。上強之終不肯。后
曰死生有命。雖盧扁何益。徒累諸醫無罪而死也。崩
年五十一歲。上慟悼終身不復立后。

羅復仁吉水人。國初為編脩。後乞致仕。上乃賜以布
衣。而題其裾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喜。賜此布衣。放歸
田里。時人榮之。

僧舊着黑衣。元文宗寵愛。欣笑隱。賜以黃衣。其徒後皆
衣黃。故歐陽原无題僧墨菊詩云。苾芻元是黑衣服。
當代深仁始賜黃。今日黃花翻潑墨。本來面目見禿

香。又薩天錫贈欣笑隱詩云。客遇鍾鳴飯。僧披御
賜衣。是也。今制禪僧衣褐。講僧衣紅。瑜珈僧今赴應
僧也。衣葱白。

洪武三年十月丁巳朝退。有二內使乾靴行雨中。上
見召責曰。靴雖微。皆出自民力。民脂又非旦夕可成。
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令左右杖之。謂侍臣曰。嘗
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玩
好之皮。為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為人嘗
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則未有不奢靡者。

也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雷皆許服雨衣

高廟鼎成龍升之日建文即位成祖以燕王來奔喪而不朝蓋以叔不拜姪也建文命百官議之給事龔秦奏曰象簡朝天殿下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宮中叙叔姪之情至今傳誦龔有一時啓沃之才不知宋祖與杜審言同宴福寧宮樂人史金箸之辭但少更之耳後云前殿展君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蓋杜乃宋祖母舅

元世祖起自沙漠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或辨

髮椎髻深檐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辨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我

太祖心又厭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制士民皆束髮於頂官制為紗帽負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白帶巾雜色盤領衣不用黃玄樂工紫青布頂巾繫紅線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渡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銀服淺色圓衫用紵絲綾羅紬絹其樂妓則帶明角皂褶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兩截胡衣其辨髻

胡服胡髻胡語一切禁止斟酌損益皆斷自聖心胡服悉改中國之舊

飲食

春秋時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設桃具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啜桃左右掩口失笑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黍者五穀之長祭先王以為上盛草有六而桃為下不得入於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而雪果蔽之下是侵上而忽下也

楚宣王朝諸侯魯趙二國俱獻酒趙酒厚魯酒薄吏求賂趙不與吏乃以魯易趙獻之王怒圍邯鄲以伐罪

今送人以酒自稱為魯酒始於此也

東方有士曰袁旌目將有所適而饑於道狐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壺飡以與之袁旌目三鋪而能視仰而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袁旌目曰喜汝乃盜也何為而食我以吾不食遂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喀喀然伏地而死

晉人多言飲酒至於沉醉此意非真在酒蓋方時艱難人多懼禍惟托於醉可以麤遠世故自陳平曹參以來已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

酒戲婦人豈真好飲乎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日伺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用此為保身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陶情滅聞見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後世不知凡溺於酒者以嵇阮為口實可笑哉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指酒毀罌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誓斷之便可具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

伶跪而誓曰天生劉伶以飲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飲酒進肉隗然復醉

阮嗣宗以步兵厨中有貯酒數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陶淵明以彭澤有公田二頃可種秫作酒乃求為彭

澤令不知者以為為酒也噫二公豈沉湎之徒哉其高志雅意固不示人姑以酒自污耳

寺壁見一詩云謾誇李白與劉伶倚插騎鯨得令名肯許二翁偏喜酒只緣世事不宜醒

北齊邢峙以經授太子厨宰進太子食有菜名邪蒿時

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宗聞而嘉之此與太公鮑魚之意同

茶之興味自唐陸羽始今天下之人無貴賤不可一餉不啜茶皇甫曾送陸羽詩云千峰待逋客香茗復叢生採摘知深處煙霞羨獨行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燃燈火相思磬一聲又云羽死號為茶神故取此詩以為茶詩之冠

陸鴻漸與常伯熊皆精茶理御史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懷縣館或言伯熊善茶季卿請為之伯着黃幘衫

烏紗噴手執茶噐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
熟李為歡兩杯既到江外又有言鴻漸者李公復請
為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李公
心鄙之茶畢命拏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風遊江
介通狎勝流及此羞愧遂著毀茶論

唐天寶中諸貴戚以進食相尚玄宗命宦官姚思藝為
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日費中人十家之
產嗟夫文帝欲作露臺惜中人之產而不為玄宗以
一盤之奉費之末年失國奔至咸陽中午猶未食揚

國忠市胡餅以獻民始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爭以
手掬食之須臾而盡至相視而泣可慨夫

唐玄宗西幸始入斜谷天尚早烟霧甚晦知須使給事
中韋倜於野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于馬首數四上
不為舉倜懼乃注以他器自飲一滿於上前上曰卿
以為疑耶始吾即位嘗飲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
以為戒迨今四十餘年矣未嘗甘酒味指力士及近
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給卿也

唐李德裕在中書不飲京城水飲食悉用惠山泉時有

水通之號或有諫水通有損盛德裕曰某不求貨殖
不邇聲色止一水耳至德裕南荒之謫水通何在
奢欲之害雖水亦已多矣唐人記德裕奢侈每食一
杯羨費約錢二萬雜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為之
過三即去其滓而自謂嘗止一水可信乎

唐肅宗為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肩臠上顧
使太子割餘汚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太子
舉餅啖之上乃悅曰福當如是愛惜明皇於復道窺
見衛士食畢以殘飯棄水竇中大怒欲杖殺之以寧

主諫而止是玄宗本非暴殄天物者至天寶中晚節
不終驕奢淫慾二者相引遂至迷惑不能推類所謂
由儉入奢易不可不謹也

唐宣宗時高尚書少逸為陝州觀察使有中使於硤石
驛怒餅餌黑鞭驛吏見血少逸封餅以進中使亦自
言上怒謂高少逸已奏來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也
遂謫配於陵復令過陝赴洛

唐乾符中有豪士承藉勳蔭錦衣玉食極口腹之欲嘗
謂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飯先燒令熟謂之煉炭方

可入炊不然猶有煙氣及大寇先陷渾洛財產漂盡
昆仲數人與聖剛同窟潛伏山草不食者三日賊退
徒步往河橋道中小店買脫粟飯於土杯同食美如
梁肉僧笑曰此非煉炭所炊但慚惡而退
武后時夏月大旱江淮饑饉祈雨禁屠及民不得採魚
蝦拾遺張德生男私宰羊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飲上
表告之太后明日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
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首伏罪太后曰朕禁屠宰
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

慚舉朝歎唾其面

蘇子瞻嘗言韓莊敏對客稱在宋時一夜三更以來有
中使於慈聖殿傳宣慈聖起着背子不開門但於門
縫中間云傳宣有甚事中使云皇帝起飲酒盡問皇
后殿有酒否慈聖云此中便有酒亦不敢將去夜已
深奏知官家且歇息去更不開門納中使

東坡云吾借王叅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過子終
年飽菜夜半醉飲無以解酒輒擷菜煮之味含土膏
氣飽風露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更貪耶乃

居言卷二
飲食
作四句云秋來霜露滿東園盧菴生兒芥有孫我與
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鷄豚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
過一爵一肉有尊客設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
我者預以告之主人不從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
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東坡喜食燒猪肉佛印住金山時每燒猪以待其菜一
日為人竊食坡至無矣戲作小詩曰遠公沽酒飲陶
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採得百花釀成蜜不知辛苦為

誰甜東坡性嗜猪肉在黃岡時嘗戲作食猪肉詩云
淨洗鑊少着水柴頭菴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
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猪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
肯吃貧者不鮮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居莫
管比東坡以文滑稽矣後讀雲山散錄載黃昇日食
猪肉二斤自晨煮至夕則曰火候足矣乃知坡老雖
食肉亦用故事

蘇東坡謫黃州佛印遠惠新茶并詩云穿雲摘盡岫前
春半兩平分半與君遇客不須求異品點茶還是喫

茶人東坡荅云嫩葉簪香兩地過感師遠寄隔烟蘿
烹擊一盞精神爽好物元來不用多

宋范仲淹為舉子時讀書南都學舍留守有子居學見
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之既而悉已敗矣留
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筋得非
以相浼為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德但食粥安之居
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乎

晏无獻慶曆中罷相守穎以惠山泉烹日注茶從容置
酒乃賦一詩云稽山新茗綠如烟靜挈都籃煮惠泉

未向人問殺風景更提醪醕醉花前按李義山雜纂
品目數十盖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濁
足花上晒視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
道是也 又王荆公元豐末居金陵蔣濟之奇夜謁
公於蔣山騶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云扶
衰南陌望長楸打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
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于世唐人
常鵬翼有詩云豈肯閑尋竹徑行却嫌絃管好蛙聲
自從煮鶴燒琴後背却青山卧月明此意亦同

李觀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極推重之，素不喜佛。孟子好飲酒，作古文彌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有酒，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梢階未可知，孟軻猶信亦還癡。丈人尚自為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飲數日，酒盡辭去。後士人聞人又送李酒，作仁義正論及詆釋氏。李覽之笑云：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去，後極索莫令不敢相留，且留此酒以自遣，聞者絕倒。

李泰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居謨飯時，正春營妓皆在後圃賣酒，來筵前聲諾。君謨留以佐酒，烈已不樂。酒行，衆妓方歌，烈併酒搏于案上，踰墻攀木而遁。時泰伯坐上賦詩，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輝。誰在畫樓沽酒處，幾多鳴櫓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後烈聞之，遂投牒云：李觀本無士行，轍筮賓筵，詆釋氏為妖，胡指孟軻為非聖。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誅。市朝君謨覽牒，笑謂

來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使弟子也君謨後每會客以示坐上以供一笑云

蔡齊仁宗時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醪往往至醉太夫人年已高頗慮之一日賈存道過濟公館之數日存道慮其以酒廢學生疾視以詩曰聖君恩重龍顏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張無垢謫居安南了無愠懟之態至則閉門謝客以經史自娛緼袍糲食無以自存親知聞之爭餽遺以奉公皆謝遣之廣帥致金公曰賸惠不遺舊友朋之義也濫窮而苟取吾何敢脂膏以適己為悅哉悉歸之石徂徠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并晚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饗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益重之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始不殺猪羊然

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
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放之江
中雖無活理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
非有求覲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鷄鴨之在庖厨不復
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
忘味食自死物也又曰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
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瓮中頃其死食生即放之
黃魯直謂子瞻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某適到是橋見
鵝繫足在地鳴叫不已得非哀祈於我耶子瞻曰某

昨日買十鵝中有四活即放之餘者幸作一杯羹今
日又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放而救渠命殪者烹
而悅我口雖腥膻之德未能盡斷且一時從權耳魯
直曰吾兄從權之說善哉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
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區苦惱從他受肥
甘我所為莫教閻老到自揣看何如子瞻聞斯語愀
然嘆曰我尤未免食肉安知不逃閻老之責乎
蔡元長京既貴享用侈靡喜食鷄每預畜之烹殺過當
一夕夢鷄數千訴于前有一鷄致辭曰食君廩中粟

居言卷之二
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箸猶未足羹肉何足論
生死猶轉轂勸君宜勿食禍福相倚伏

石曼卿善豪飲與布衣劉潛為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
訪曼卿與劇飲中夜酒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
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
足著械而坐謂之囚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
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蟹飲其狂縱如此屢後為
一菴常寓其間名之曰捫虱菴未嘗一日不醉仁宗
惜其才常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曼卿聞之因不

飲遂成疾而卒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才也然善戲
嘗出遊報寧寺馭者失控馬驚墮馬從吏遽扶掖升
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鞭謂馭者曰
賴我是石學士也若瓦學士豈不破碎乎

宋徽宗書七言于扇云選飯朝來不喜餐御厨空費百
珍盤命一大學士續之云人間有味俱嘗遍只許江
梅一點酸書進大喜亦可謂調羹手段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頗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
杯酒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

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迄，被眷顧是可嘆也。

王黼宅與一寺為隣，有一僧每日於黼宅旁溝中漉取流出雪色飯，洗淨曬乾，數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絕食，此僧即用所積乾飯，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餓。

宋渡江初，晁元直為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當國，每食析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侍郎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必知其職分所在，百姓何愁無飯喫。

宋李薦字方叔，以賈耘饋長沙，猶莖享太史公。公因笮寓意贈詩云：穿雲斫石遠林空，來涉江波萬萬重。實比梧桐能食鳳，籜翻風雨便成龍。一枝未許塵鞍掛，千畝中流渭水封。陋巷菜根知不稱，君王玉食願時供。薦即和云：節藏泥滓氣凌空，薦俎寧知肉味重。未

許常編克簡冊已勝絲委誑蛟龍短萌任逐霜刀重
羨幹須煩雪壤封他日要令高士愛不應常奉宰夫
供秦少游和云楚山春笋斷雲空北客常嗟食不重
秀色可憐刀切玉清香不斷鼎烹龍淪羨未愧尊千
里入貢常隨傳一封薄祿養親甘旨少滿庖時賴故
人供

二輔決錄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性儉悵嘗宿客舍僅
錢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邪奮後
為梁冀徵其家財下獄死廣五行記鄧差南郡臨沮

人大富道逢估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食羅布殊
品呼差與焉差曰公遠行商估何為頓爾珍羞美食
估人曰人生在世只為身口矣一朝死病安能復進
其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為守錢奴耳差
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鵝食動筋齧骨哽其喉而死笑
林所記漢世老人家富性儉畜惡衣蔬食侵晨而起
侵夜而息管理產業聚歛無厭而不肯自用或人從
之求乞者不得已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
比至外繞餘其半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

唐言卷二
一
十四
贍君慎勿他說相勸而來老人俄死田宅沒官原化
記天寶中相州叟者王姓家鄴城富財積粟至萬斛
而夫妻儉嗇常食陳物庄宅充廣客二百戶叟嘗巡
行客坊見一客食盤殮頗盛叟問汝有幾財而飲食
過豐也客云惟有本五千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
有餘故衣食常得足矣叟悟歸語其妻發倉庫市珍
好恣其食味不數日夫妻俱夢為人所錄云何得妄
破軍糧後數年夫妻並卒官軍圍安慶緒於相盡發
其廩以濟若是者固無怪其然也而世有名士大夫

者猶不能忘情於是將無有物焉以司其予奪哉

永樂中寧波祭酒陳公敬極善飲朝廷知之一日召宴
使內侍鑄銅人如公軀幹雖指甲皆虛如其飲注銅
人中內侍報曰銅人已滿遂使歸隨令內侍隨其後
至家復與內侍飲此真別賜也歐公記張齊賢嘗與
賓客會食廚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竊公所食如
其物投中至暮酒漿物積漲溢滿公尚未已豈以食
亦有別賜耶此亦問世而一見者

永樂中曾狀元榮體貌魁碩文學充贍八月至二交趾

貢使飲量無類上令左右舉善飲者館欵之或舉二
 都護上曰堂堂朝廷可無一大臣能飲乎棨聞之
 即自請上問曰卿量幾何棨曰館欵此二使足矣
 不必盡臣量也於是飲之徹夜琤玩巨觴靡不試及
 二使酣赧謝去翌旦駕未出棨埃謝恩上悅曰不論
 卿文學只是酒量亦作我大明一狀元賜酒益隆

宮室

堯廟劉後村詩云帝與天同大天存帝亦存桑麻通絕
 徽簫鼓出深村水至孤亭合山居列岫尊尚餘土階
 意樵牧踐籬藩此詩起句十字能言堯之大末十字
 能言堯之小惟其能土階之小所以能與天同大也
 唐明皇經鄒魯祭孔子而嘆之詩曰夫子何為者栖栖
 一代中地猶鄒氏邑宅即魯王宮嘆鳳嗟身否傷麟
 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
 張文定安道未第時貧甚意氣豪放沛縣高祖廟歌風

居言卷二
臺人題詩多頌功德獨安道詩云縱酒疎狂不治生
中碣有土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什
爭又歌風臺詩曰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慷慨大風
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歎多求猛士為自少不凡矣
項羽廟失火時人有詩曰嬴秦久矣酷斯民羽入關中
又次秦父老莫嗟遺廟毀咸陽三月是何人 宋咸
淳年間南劔州曹魯肅謁制帥李庭芝於淮乃題詩
於項羽廟云蓋世英雄力拔山楚歌四面淚瀾潛江
東父老如相問子弟八千無一還

楊誠齋題韓信廟詩鴻溝粒道萬夫雄雲夢何消武士
功九死不分天下品一生還負室前鐘古米犬斃愁
無兔此後禽空悔作弓兵火荒餘非舊廟三間破屋
兩株松音節悲壯結句未稱予讀孟氏集淮陰祠殿
宇深開古樹林祠門尚扁漢淮陰涼風入幕吹遺像
白日臨簷照壯心澗水千秋何所恨鳴蟬六月有遺
音扁舟却羨鴟夷子萬里烟波不可尋何等悲壯
嚴州壽昌縣道旁有朱買臣廟有人題詩云貧賤難看
俗眼底區區何事便雲泥會稽乞得無他念祇為歸

唐詩卷二
來說故妻又云採薪行道自歌呼越俗安知有丈夫
一見印章驚欵倒相看方悔大模糊二詩所刺不同
宋郡守周卯題云當年一棄會稽侯大墓烟蕪鎖別
愁惆悵不逢郎衣錦至今粉骨尚含羞又方孝儒
題云青草池邊一故丘千年埋骨不埋羞丁寧囑付
人間婦自結糟糠合到頭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
主仇離擇配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我家馬
前奴也不可已而適擇群臣無喻大將軍者迄歸大

將軍一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果宋躬負土
之後勞苦萬狀後果宋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
上朝廷以其第賜果宋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
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霧又不見武
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
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瑒漢初沛
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槍地蕭相歎初謁邵平中庭
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
事翻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

東隅未必賢
槍榆華胥別
是一天地醉
鄉何曾有生
死儂歆與君
歸去來千愁
萬恨付一杯

王荆公題子陵祠堂詩云漢庭來見一羊裘
默默俄歸舊釣舟
迹似磻溪應有待
世無西伯可能留
崎嶇馮衍才終廢
索寞桓譚道不謀
夕水果非羶
鮪地放身滄海亦何求
慈溪黃氏曰此言過矣
古今隱士人品不同
有抱天下之志而隱者
有無志於斯世而隱者
有志念澹薄本無操守
而終變者抱天下之志
如伊尹孔明是也
本無操守如盧藏用
种放之流是也如

嚴子陵特無志於斯世者使其才足有為
光武果德薄於湯武
獨不名正於湯武乎
士必待西伯而後出
孔子歷聘之志荒矣

荊州張飛廟題詩甚多當塗楊觀一首人頗傳頌其詩
曰磴道縈紆僅步趨
飛泉落檻碎蟪珠
萬崖樓殿真香火
千古英雄此丈夫
山勢西迴終護漢
江聲東去尚吞吳
營星不殞將軍在
未必中原不可圖

漢宣帝時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衣黃衣植青藜
杖扣閣而進吹杖端燄出火照向與說開闢前事出

天文地理書悉授之至曙而去向問姓名荅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子好學故下而觀焉

唐中書省植紫薇花歷世猶用之不以為非至今舍人院紫薇閣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白樂天詩云絲綸閣下文章靜鍾鼓樓中刻漏長坐到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即按天文志紫薇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何關紫薇花事

宋文天祥題張巡許遠雙廟沁園春詞云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嶽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

誰負剛常罵賊睢陽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剛嗟哉人生翕歛云亡好轟轟烈烈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沉遺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子細思量

近時人有以張巡傳糊窓者有一士人見之題一絕於其右以悼之曰坐守睢陽當豹關江淮賴此得全安至今青史雖零落猶障窓前一面寒

人之所夸與所仰慕皆不出於本等杜牧之弱冠成名

居言卷二
當年兄弟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一二同年城南
遊覽至文八寺有禪僧擁碣獨坐與之語其玄言妙
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具以對之又云修何業傍人
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嘆呀題詩曰家
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
始覺空門興味長因為之語曰毀譽但能驕本等利
害但能動適用

王勃或言亡命為僧恐未必然但遊梵宇三覺寺詩云
杏閣披青磴瑠臺控紫岑葉齊山路狹花積野壇深
蘿幌栖禪影松門聽梵音遽忻陪妙躡延賞滌煩襟
方云四十字無一不工豈減沈佺期宋之問哉裴行
儉以器識少王楊盧駱彼顛以富貴骨相取人而文
以器識之說吾未見裴之合於四子也賓王檄武氏
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充氣蓋萬古

駱賓王靈隱寺詩云鷲嶺鬱岩堯龍宮隱寂寥樓觀滄
海日門聽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桐蘿登
塔遠剝木引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凋夙齡尚
遐異搜對滌煩囂會入天台裏看予渡石橋方云厝

史言宋之問詩比於沈庾精密又加靡麗蓋律體之祖也

或云宋之問貶黜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明朗吟行且為詩驚嶺二句第二聯搜竒思終不如意有寺僧問故答曰適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即吟與之僧曰何不云樓觀二句之問愕然訝其適麗又續終篇曰桂子云橋明訪之不復見此僧矣僧有知曰此駱賓王也乃削髮為僧遍遊名山卒於靈隱寺二說未知孰是兩存之可也

夢筆驛乃江淹舊居姚宏金聲一絕可警後學者詩云一宵短夢驚流俗千載高名掛里閭遂使晚生矜此意痴眠不讀一行書又李仲南言臨安旅邸壁間一絕云太乙峰前是我家滿床書籍舊生涯春風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又建州崇安分水驛一絕云江南三月已聞蟬麥熟梅黃繭作綿料得故園煙雨裏輕寒猶作養花天又呂叔潛言鎮江丹陽玉乳泉壁間一絕云驛馬出門三月暮楊花無柰雪漫天客情最苦夜難渡宿處先尋無杜鵑三詩皆可喜然

居諒卷二
皆不著名氏也

齊劉祭酒猷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世祖為祭酒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祭酒曰室美為人災此華宇豈吾宅耶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祭酒遇病卒

寇萊公典陝日與處士魏野同遊僧寺觀覽舊遊皆有留題萊公詩用碧紗籠之野詩則塵蒙侍妓有慧者以紅袖拂之萊公笑野因題云世情冷暖由分別何必區區較異同若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

宋人記趙韓王宅間經畫造作侔於禁省韓王以太師歸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池亦以高鑰為常歲時惟廝養擁畚負鍤其間而已范文正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宮室也吾今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而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

俸賜之餘宜以調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為慮意人能如范公所言則無唐人惟展畫圖看之嘆矣

范忠宣純仁薨朝廷賜碑額曰世濟忠直時唐公益知穎昌為表其居曰忠直坊正平語公益曰荷公厚意但上命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若施之康莊以為往來之觀非朝廷意也公益言此州郡之事於君家無與正平曰先人功名何待此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尚識者所止異時不獨吾家為人嗤誚公亦寧遜於指議故敢以力請時平端叔官於許語

公益曰頃胡文恭知蘇州時蔣希魯致政歸文恭嘗學於蔣乃表其第為難老坊蔣公見之不樂曰此俚俗歆熒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為夸非所望於故人也營繕已畢文恭因其嘗獲芝草遂更為靈芝坊文恭退語人曰識必因德後達蔣公之德吾所畏而其識如此非吾所及也公益聞端叔之言遂撤范氏之坊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食僧厭怠乃齋罷而後擊鍾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詩者皆以碧紗幕其上播繼以二絕

云三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脩如今再到經
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又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
闍黎飯後鐘三十年前塵撲面于今始得碧紗籠
多景樓晁居成詩曰樓上無窮景樓前正落暉開軒跨
寥廓覽物極纖微雲破孤峰出潮平兩槩飛東溟看
月上西度認僧歸水落吳天遠江寒越舶稀魚龍鄰
海寇鷄犬隔淮圻草色迷千古波聲蕩四圍廢興懷
霸業融結想天機浩浩群流會沉沉百怪依登臨真
偉觀回首重歔歔方萬里云此詩無一字一句不工

孰謂宋詩非唐詩乎

建中靖國東坡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
而不敢與遊獨士人邵世瞻從學於坡公亦喜其人
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為樂邵為坡買一宅
為緡五百頃囊僅能償之下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
邵步月至村洛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徒倚聽之曰異
哉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見一老嫗問其故嫗
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至今吾子不肖舉以售
人今日遷來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坡亦為

之愴然問以居所即坡五百緡買者也因再三慰撫
即還其居仍焚其券不索其直自是遂還毗陵不復
買宅借顧塘孫氏斲居歲七月歿

蘇東坡登天竺寺佛印言牕前兩松昨日為大風吹折
一老僧悵恨成兩句云龍枝已逐風雷變滅却虛牕
半日涼坡續云天愛禪心圓似鏡故添明月伴清光
林和靖書壽堂壁詩云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
蕭疎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和靖嘗傲
視許洞洞不喜乃作詩嘲之曰寺裏掇齋饑老鼠林

間咳嗽老獼猴豪民送物鵝伸頸好客臨門豎縮頭
此詩妬賢嫉能可謂謹之虐也聞者足以戒云

宋中續澤石刻華陰道二絕云烟遮晃白初凝雪日映
斑斕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嶼柳絲如織映人家又
云管茅作屋幾家居雲確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
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岳武穆湖南僧寺詩云潭
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又遊金山寺云第一泉頭過
九日黃花猶待客重來男兒有意扶中國不斬樓蘭
不易回觀此詩二公真文武全才也

楊玠尚書致仕舊居為人侵占有詩云四鄰侵我我從
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
離離

司馬溫公與邵康節遊一日會崇德閣約邵未至有詩
曰淡霧濃雲合復開碧漪清活遠縈迴林間高閣望
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邵和云君家梁上午時燕過
社今年猶未回請罪誤君疑佇久萬花深處小車來
畫錦堂韓魏公詩云重向高堂舉宴盃四年牽強北門
回故園風物都如舊多病襟懷逐一開白髮耻跨金

絡騎綠陰欣滿鐵梁臺因思前彥歸榮者未有三會
畫錦來又再題云為郡偏榮畫錦歸再容鄉任古來
稀邨人祇駭新章貴仙表誰瞻舊鶴飛浹境士民增
慰悅一軒風物起光輝

方萬里云公初有古詩不以快恩讐矜名譽
為然見諸歐陽公記中此熙寧初元自長安再領鄉
郡時後改鎮北門得請歸判相州凡三衣錦云宋
景文題畫錦堂詩云端節前驅畫錦身堂成署榜示
州民遷鶯賀燕翩翩集嘉樹甘棠次第春漳岸夕波

通沼溜魏臺瞰日弄梁塵君看千古青編上得意如
公有幾人此詩惟魏公無愧非誇非諛

文公語錄云石曼卿題張氏園亭云亭館連城敵謝家
四時園色闢明霞窓迎西渭封侯竹地接東陵隱士
瓜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縱遊會約無
留事醉待參橫落日斜又籌筆驛詩云意中流水遠
愁外舊山清句極佳曼卿為人豪放胸次極高而詩
乃方嚴縝密如此樂意二句宋儒謂形得浩然之氣
郭功甫少有詩名梅聖俞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

王荆公亦嘆羨其詩與登金陵鳳凰臺追次李太白
詩韻援筆立成一座盡傾其詩曰高臺不見鳳凰遊
浩浩長江入海流舞罷青娥同去國戰殘白骨尚盈
丘風搖落日催行棹潮擁新沙換故洲結綺臨春無
處覓年年荒草向人愁又觀東坡畫雀作詩寄云平
生才力信瑰奇今在窮荒豈易歸正似雪林枝上畫
羽翰雖好不能飛後東坡用其韻三和不已

楊龜山廟祀在常州有豪家欲奪其地者郡守公行香
日題詩壁間豪家愧而寢焉詩曰辨香覓路拜龜山

君言卷二
獨立斜陽未忍還廟貌儼如生氣在斷碑惟見蘚苔
班道傳伊洛名千古迹寄毘陵五半間黃鳥不知誰
是主隔林猶自語間關

張東海過蘇步坊賦詩曰東坡昔日此閑行此地遂留
蘇步名何事章惇瘞毛骨子孫羞認是先塋愚按東
坡投荒嶺海章惇實為之而後世流芳遺臭乃如此
孰謂人心無春秋哉

辛好禮諸人問虞文靖公宿曰西江登眺之所據江山
之勝無踰於滕王閣望湖亭二處公幾過皆不留題

何也公曰諸公曾見東坡及僧晦幾詩否請與誦之
晦幾滕王閣詩云檻外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柳後人
栽當時唯有西山在曾見滕王歌舞來一句長江去
不回往事不可問矣二句檻前楊柳亦後人所栽三
四句謂當時曾見滕王歌舞者惟有西山在矣含蓄
無窮之意寓無窮之感東坡望湖亭詩云黑雲堆墨
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驚地風來忽吹散望湖亭
下水連天陰陽變化開闔於頃刻之間其氣雄語壯
所謂吞雲夢者二詩皆不可及是以不曾有題也

居言卷二
金人入洛禁勿犯司馬先宅張商英輩乃欲發其棺處
盜謝達犯惠州葺東坡白雪故居致奠而去而呂惠
卿之徒乃欲置之鼎鑊見聶吉甫天恩集吁可嘆夫
韓侂胄平原甲第開禧末年罪逐後改為寺監齋舍生
題二絕于壁曰掀天聲勢祇冰山廣厦空餘十萬間
若使早知明哲計肯將富貴博清閑又曰花柳依然
弄曉風才郎抽手去無踪不知郿塢金多少爭似盧
門席不重兩詩皆用郿塢事深有感慨
靖康之變中原為虜地當時高人勝士陷沒者不少紹

興庚申辛酉河南關陝暫復有自關中驛舍壁間得
詩二絕云鞞鼓轟轟聲徹天中原廬井半蕭然鶯花
不管興亡事妝點春光似去年又云渭平沙淺鴈來
棲渭漲沙移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露
霑衣

陳玠者建昌人生計本厚將新其門為木匠所諛日趨
於侈自門廳堂廓一切更建歷數年輪奐整潔而膏
腴田掃空矣其始從事木匠也當乾道丙戌之春妻
蔡氏夢人告曰聶君及第矣蔡曰他人及第何預吾

事告者不復言但以錢二千貫置于地而去蔡覺以語玠聶君同郡人也是時方赴省試俄報登科十年後玠家益貧蔡氏亦死遂賣宅與聶恰得二千貫先自與人說如此

宋岳武穆王祠天下有五在鄂者乃王開國之地在杭者王墓之地在湯陰者父母之鄉戇者立功之地而朱仙鎮者功之極而憤之所不能忘皆著祀典崇報今其錄乃吾友汪仲蘇子卿所編心亦勞矣近為當道所刻惜去其詩文將半嘗考王少狂飲帝戒而遂

絕較之終曹瞞而不談兵者一忠一奸薰蕕判也王刻像行溫清禮平居布素死之日無餘貲其與絕裾窮奢者何如好色人情也故至死弗克斷虞姬王能却交鸞之名姝勇殊過之死後有武昌老嫗之哭是可比方孔明也夫為將而具五善足矣王之行聖人之道大賢以上事也豈特忠哉

尚書何公喬遊岳王祠作詞曰自分林泉人此腰父不祈今見穆王祠下拜非予越一拜忠義之堂堂二拜精毅之凜烈三拜文武之全才四拜古今之豪傑報

卷之二
十一
二帝之讐雪中原之耻朱仙鎮已逼東京十二金牌
和議決倉糧雖盡莫須有國體已亡公道絕嗟哉五
國海天邊二帝向誰說我有一管筆利似龍泉鐵可
剗檜之心斷檜之舌砍檜之頭刺檜之血万俟卨附
勢欺君固當粉其骨張浚之妬賢嫉能亦安能逃其
責風清月朗酒酣時擊盞叩壺歌一闕為人臣子不
能為君之流涕者是亦失臣之節大奸劉摯賈似道
萬里山河宋家滅

宋秦檜師垣故第紹興末年檜薨適值開浚運河人夫

取泥土盡堆積府墻及門有人題門譏曰格天閣在
人何在偃月堂深恨已深不向洛陽圖白髮却於郿
塢貯黃金笑談便欲興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寂寞
九原今已矣空餘泥濘積墻陰

蘓州文徵明題文丞相祠詩云倉卒勤王萬里身風塵
顛倒作累臣三綱已去嗟何及一死臨期認自真直
以安危係天下未宜成敗論斯人遺文尚可誅奸賊
奚但悲辛泣鬼神

廣東一寺為人所圖其僧即棄寺而去遺詩云慙慙收

拾舊絮淡檢點行囊沒半此袖拂白雲辭古寺杖挑
明月上天涯最憐松頂新巢鶴還憶籬邊昔種花分
付犬猫隨我去免教流落野人家

太祖有天下建廟祀歷代帝王伏羲以下像皆易成惟
太祖面屢為泪痕所污塑工頻加脩飾越宿又如故
太祖聞知幸廟以手指曰痴達子痴達子汝胡人入主
中國可謂幸矣今不革去者以尔亦一代之主

朕既天命人歸奄有天下於汝子孫不加殺戮但驅還
北則朕之待勝國亦可謂有恩矣汝何恨耶毋再

啼哭於是塑工明日奏世祖面無泪矣

大明初克婺州於城樓立大旗二親書對聯云山河奄
有中華地日月重開一統天帝王氣象見矣

上與劉三吾微行出遊入市小飲無物下飲上出句云
小村店三盃五盞無有東西三吾未及對店主適送
酒至隨口對曰大明國一統萬方不分南北明日早朝
召官固辭不受

洪武初欲於南京獅子山頂作閱江樓未造上乃先令
儒臣作記文成上覽之曰朝廷乏人矣昔唐太宗繁

工役好戰爭宮人徐充容猶知上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今所答乃皆順吾所欲則唐婦人過令儒者矣樓竟不作乃試作記者矣

南京國學之址舊為積屍所謂之萬人坑每遇天陰雨濕行人多為鬼眩有至死者因建鷄鳴寺設醮以度而鬼又飛磚擊瓦僧人懼 馬太后聞而告於

太祖曰必孔子大聖人以鎮之是日遷大成木主于此鬼遂不復為祟因建國子監焉

南京國子監號房皆無門限而集賢門門字無鈎

太祖謂秀才湏出用不宜限隔故門皆去限且怒詹孟舉書門字有鈎即以粉塗鈎畫至今粉跡宛然號房以規矩準繩紀綱法度為序每字二十間北監則以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為序蓋各有取義也南京文武各衙門俱有牌扁直書衙門之名惟翰林院三字橫列而兵部獨無相傳洪武間一夕潛有掣去之者而莫知所自詰旦聞

上不之省蓋以示去兵之意至今不敢復揭

北京宮闕成 太宗命解縉書帖以古詩書之曰日月

光天德山河吐帝君上大喜賜賚甚厚

廣西昭州最為屬毒之地而山水頗清婉郡圃有亭名
天繪建炎中郡守李杰以與金國年號同欲更之問
名於寓公徐師川久而未得有范滋者為更名曰清
輝亭已而揭扁矣徐謁李同坐亭上少頃策杖四隅
視積土中有片石班有文字然取而條之乃丘濬所
作記其畧云于樸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
然也後某年月日有俗子易名清輝者可發一笑考
范生命名之日不少差之

邵武軍城內謝侍御家有別宅三間極寬潔為邱舍
直纔百二十錢人言中有物怪多不敢居乾道三年
八月武翼郎孫肇赴任監酒稅以無官解欲居之先
與三少年往宿相語曰屋如是而賃賃價不及半豈
可失時猶未黃昏忽清光一道從後起揮以刃而散
去俄頃婦女七八輩歌笑而出擊心驚捨之而他明
年陝西人統領解軍來自言無所懼挈家徑入坐已
定而婦女已出李仗劍逐之至廁而滅李待旦命撲
樞其處得白金百挺李邀謝氏子弟有無窖藏曰無

之賂以三百千子弟曰此非我家物義不當受但請
就鬻此第增為七十千立券李遂成富室乃知無望
之物固冥冥之中有主宰者孫肇非其有而懼謝氏
子弟臨財無苟得亦可謂賢矣

驛路有白塔橋印賣朝京程圖士大夫往臨安必買以
披閱有人題于壁曰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
分明如何祇說臨安路不較中原有幾程

潤州一監征與務胥盜官錢皆藏之胥家約官滿分取
胥偽諾之既代去不與一錢監征不敢索悒悒渡揚

子江竟死于維陽胥得全賄遂富告歸治田宅是年
妻孕如見監征褰帷而入即誕子甚慧長喜讀書使
之就學二十歲登第胥大喜盡鬻其產挈家至京師
為桂玉費其子調官南下中途子病罄所餘召醫及
維陽而死胥無所歸旅寓貧索無聊而死

僧琳號無畏好學能詩常創無畏菴有松合抱郡將治
鈴齋索材欲往代之琳知之預命削松皮題詩其上
云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護綠苔只恐夜深明
月下誤他千里鶴飛來縣尉讀其詩而止

蘇城集福庵居尚書吳勳菴之北知州施膚菴之西弘
治中詔毀淫祠有司欲為吳後圃吳曰僧庵吾世隣
也不忍其毀安忍為吾有耶有司復欲為施別業施
曰何不送勳翁而送予也有司述其言以告施曰吾
獨不能為勳菴耶亦辭不受其菴竟存嘉靖初又有
詔毀知府伍疇中用價承佃都御史毛亦用價佃之一
則曰近吾家也一則曰地舊吾家施也竟成訟且毛
伍新結姻義時人追思往事因為謠曰昔日吳與施
官送猶遜辭今日毛與伍訐告到官府噫以一菴之

小而見四公之高下人心不古世道日趨可慨矣

華亭錢學士在告里居營第役煩里旅旅有惰者學士
譴之蹙額對曰病矣學士問曰何病對曰往時黃提
刑營第老夫實受役傷臂焉黃之第今敗瓦頽垣矣
老夫猶疾痛不即死茲役之不力何敢辭罪學士聞
其言憮然遂謝遣里旅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嗇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
文至失色猶喜乘人窘急時以微資取奇貨嘗置別
墅與售者反復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增少金我

輩他日賣之可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

嘉靖年間費文憲公嘗構別業其基乃宋柴侍即之故居公頗勤勞建造一日卓午有絳袍冠帶士題棟柱曰我昔猶君昔公今勝我今盛衰皆有教不必苦勞心公視之俄不見

張羅峯學敬吊江心寺火云愁見中川皆赤上却留雙塔白摩空眼中殺盡千年景江上無消半夜風幻化物情今日極浮沉天地有時窮咸陽宮殿都休問金谷銅駝也棘中此作氣象自與凡庸不同

器用

漢班婕妤作新製齊紈扇詩新製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圓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長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捐棄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太祖一日小宴顧李煜曰聞卿能詩可舉一首煜思久之乃舉咏扇詩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之句
太祖曰滿懷之風何足尚侍臣莫不嘆服

唐張九齡為相有謇諤匪躬之誠明皇怠於政事李林甫陰中傷之方秋明皇令高力士持白羽扇賜焉九

唐言卷十一
詩用
齡作賦以謝曰苟效用之得所須殺身以何忘又曰
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又作歸燕詩貽林甫
曰海燕雖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濺只見玉堂
綉戶時雙入華堂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
林甫知其必退恚怒稍解

寶在茶肆中見有人貌怪陋前揖曰兵戈至相公
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
人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何止如大暑也么他日當
究此弊因携扇去公惘然久之後至伏廟後門見一

土木短鬼其貌肖茶肆見者扇亦在其手公心異焉
宋徽宗善繪其畫一扇濃淡卓絕康與之書一絕于上
云玉輦宸遊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
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

其唐子畏題美人紈扇詩云秋來紈扇合收藏何事佳
人重感傷祗看于今雙眼裏大都誰不逐炎涼

宋高宗宴大臣見張循王俊持一扇有玉孩兒扇墜上
識是十年前往四明誤墜於水屢尋不獲乃詢于張
俊俊對曰臣於清河坊舖家買得說是侯潮門陳宅

厨娘破黄花魚腹中得之上大悅以為失物復還之
兆乃封厨娘

唐宋國公蕭瑀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着梁歐陽詢作
詩譏之曰急風火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番覆下應
西還更東十迴俱着地兩手并擎空借問誰為此多
應是宋公後太宗見此詩謂蕭瑀曰此乃四十字章
疏也由是與詢有隙

大理石屏近年朝紳爭尚官其地者以是勞民傷財而
李貞伯獨寓此意於送行詩乃謂相思莫遣石屏贈

留刻南中德政碑可謂德業相勸矣

唐高駢鎮蜀口南詔侵暴築羅城四十里朝廷雖加恩
賞亦疑其跋扈一日聞奏樂聲知有改移乃題風箏
詩以寄意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
似曲終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旬日報道移鎮渚宮
唐李涉晚泊聞角詩孤城吹角水茫茫風引胡笳怨思
長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白樂天賦得城邊角詩云邊角兩三枝霜天隴上兒望
鄉相並立向月一時吹戰馬頭皆舉征人首盡垂鳴

源諒卷二
四
三
鳴三奏罷城上展旌旗此烏鳴三奏有說世之鼓樓
曰譙樓者謂門上為高樓以望也盡角之曲有三弄
乃曹子建所撰其初曰為君難為臣亦難難又難次
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曰起家難保家亦難
難又難今角音之鳴鳴者皆難字之曳聲耳所以使
人昏曉之間燕息之際聞之有所儆發也

在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象矣因命曾子榮應制詩
云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千里封疆馳
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妃歌舞悲垓下漢將旌旗

逼楚城興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殘枰

仁廟和云二國爭強各用兵列成象士定輸贏馬行
曲路當先道將守深城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
河飛砲下重城等閑識得軍情事一着成功見太平
詞意宏偉尤勝前詩君臣之器量見矣

黃山谷奕碁呈任公漸詩云偶無公事客休時席上談
兵象兩棋心似蜘蛛遊碧落身如蝸甲化枯枝湘東
一目誠堪死天下中分尚可持誰謂吾徒猶愛日參
橫月落不曾知方萬里云山谷前詩云坐隱不知岩

月樂手談勝與俗人言亦佳句碧落枯枝盡奕者用心忘身之態至東坡則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優哉聊復爾耳蓋東坡素不解棋不究此味也

遜齋閑覽云荆公棋品不高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勢將敗便歛之謂人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觀其詩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羸戰罷兩奩收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

東坡在儋耳聞黎子聞城南載酒堂頗佳一日訪之午後回遇雨從農家借笠着屐而歸路人小兒相隨爭

笑邑犬群吠以為異人竹坡周少隱詩云持節休誇海上蘇前身應是牧羊奴為嫌朱紱當年夢故作黃官一笑娛遺跡與公歸物外清風為我襲衣襦憑誰喚起王摩詰畫作東坡帶笠圖

畢蒙正公居相位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以獻其弟伺間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賢於李衛公遠矣

桐城錢如畿咏竹夫人云肌骨清竒氣味真藤牀當暑不辭頻秋風一夜恩先斷始信人情太不仁隴西金

白嶼鷺白苧詞云美人終夜理吳機白雪新裁作舞
衣莫把君恩倚團扇西風容易入羅幃可謂窺破世
情之態者

古人以煖足瓶謂湯婆黃山谷名以脚婆戲作詩云小
姬煖足卧或能起心兵千金買脚婆夜夜睡天明至
魯文清謂山谷改竹夫人為清奴則脚婆當名為錫
奴亦戲作一絕云霧帳桃笙晝寢餘此君那可一朝
無秋來冷落同班扇歲晚溫柔是錫奴

單宇湯婆詩坎離陶鑄布長安不厭常情冷煖看和氣
終蒸來足下陽春便覺到人間溫柔異質通仙術貞
節同心傲歲寒却勝少陵思廣廈能令貧士盡歡顏
文徵明燈花金莖吐穗粟絮絮火樹騰輝影陸離紫瑩
凝芝春見跋絳痕消蠟夜敲棋心憎積雨何當霽事
卜明朝喜可知一笑自開還自樂居然不受曉風吹
嘉定癸酉臣僚奏請禁止都城青蓋兩學俱以皂蓋出
入而天府又復禁止忽有外郡學士入都不知所禁
被獲入公府士人乞供對書一詩曰冠蓋相望古所
然易青為皂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蓋何不多多出

君言卷二
賞錢州府禮而遣之然皂蓋終非中都所宜用者
趙德麟侯鯖錄云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
畝間所歌者蓋隱詞也饁婦年七十云內翰昔日富
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此為春夢婆一日被酒
獨行遍至子雲諸黎之舍作詩云符老風流可柰何
朱顏減盡鬢絲多枚梭每因東隣女換扇惟逢春夢
婆

劉基初見上與坐賜食因問曰汝能詩乎基曰詩儒者
末事上即舉所用斑竹箸示之基應聲曰一對湘江

王細瓚湘江曾洒淚痕斑上顰蹙曰秀才氣基續云

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看上始悅

瞿宗吉咏熨斗詩云有柄何曾挹酒漿隨時用舍屬閨
房幹旋天上陽和氣平帖人間錦繡香翠袖捲紗後
玉釧金篝分火近牙床衣成遠寄征夫去印頰何時
肘後黃

于公謙王公文臨刑時以迎立外藩之故文稱寬謙但
云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辯之時印綬尚寶諸內
官聞之檢閱各王府符俱在獨無襄王府者衆皆危

唐書卷二
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任內官云嘗記宣德間老娘
娘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宮人某尚在必知其詳
遂往問之云是宣廟賓天時老娘娘以為國有長君
社稷之福嘗欲詔及棄主取入後以三楊學士議而
不諧而止符今在後宮悞閣中老娘娘張太后也於
是啓太后宮檢之果得某處蓋已積塵埋沒寸餘矣
此老閣老嫗不存則典守之死于寃者何恨其後英
宗悟二人之寃而悔者此也斷大獄者可不慎哉
漢唐和印文多是小篆國朝外國諸衙門皆疊篆惟總

兵柳葉篆御璽王府之寶王著篆必九摺取乾元用
九之之說惟曆日印文七疊取日月五星七政之義
御史印文八疊取唐臺儀八印義也二品以上印用
銀三品以下用銅御史用鐵

朝廷璽共九顆在內尚寶監女官收掌用時尚寶司以
揭帖赴內監取用 奉天之寶祀天地用 制誥之
寶一品至九品誥命用 皇帝之寶詔赦聖旨用
皇帝行寶立封賜勞用 皇帝信寶詔親王大臣調
兵用 天子之寶祭祀鬼神用 天子行寶封建外

君言卷二
三日月
夷及賜勞用 天子信寶詔外夷調兵用 勅命之
寶六品至九品用

吳江虞奉言家有邵菴三像其一素冠竹杖其一自書
邈乎千載之贊其一歸休戴笠圖自書四律詩今道
園學古錄道園遺稿皆無之其詞曰浮雲滿空無所
依高岡獨行來者稀仙人冉冉遺松老鳴鹿呦呦生
草肥伐木遠聞何處谷傾筐近得故時薇 中欲雨
霧先合此日先生戴笠歸又南園多竹暑氣微遊來
結屋相因依桂巾石壁畫霧濕沐髮池水朝陽晡頻

年車馬踐霜雪六月裳衣無綵緜隣翁問舊坐來久
此日先生戴笠歸又老去懸車百慮灰西風獨愛菊
花開田家酒熟邀皆去茅屋詩成懶更裁款及天清
殮沉瀼要觀日出上蓬萊赤松有約應相待此日先
生戴笠來又莫問鄉人駟馬車此身全不要人扶雲
霄一羽山頭杜風雨孤村海上蘇薄命長鏡尋積雪
多情破帽落輕烏莫圍玉帶垂朱紱此是先生戴笠
圖

李衛公鎮南徐甘露寺僧有戒行公贈以方竹杖出大

宛國蓋公之所寶也。及公再來問杖無恙否。僧欣然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張表臣在泂江。攝帥幕暇。日與同僚遊甘露寺。偶題小詞於壁間。云：樓橫北固。盡日厭厭雨。欸乃數聲歌。但渺漠江上煙樹。寂寥風物。三五過元宵。尋柳眼。覓花英。春色知何處。落梅嗚咽。吹徹江城暮。脉脉數飛鴻。杳歸期。東風凝佇。長安不見烽起。夕陽間。魂欲斷。酒初醒。獨下危樓。云其僧頑俗。且曠愀然。謂同官曰：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寫了張知之戲。曰：近日和尚耳明否。曰：背聽如

舊張曰：恐賢眼目亦自來不認得物事。壁間之題。謾巧。漫之便是甘露寺祖風也。聞者大笑。

東坡云：未知一生當着幾兩殺。吾有嘉墨七十枚。而乞求取不已。不近愚耶。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許來云：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

唐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中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召閻立本圖其狀。閻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為

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瞻望坐賓羞悵流汗
歸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卒免面墻唯以丹青見知
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技

夜半鍾聲到客船唐張繼之詩學林新編作温廷筠非
也歐陽文忠以詩則佳而無夜半鍾聲之理王直方
詩話以金輪寺僧謙咏月而得清光何處無句喜極
而夜半撞鍾予意謙得句而撞鍾乃各時之事張豈
無據而云即以謙之事以轉耶况寒山與金輪自非
一地真可謂痴人前不得說夢矣及見中吳紀聞辨

夜半之鍾惟姑蘇承天寺為然予復意其訛龔固蘇
人而寒山原非承天似亦未得其旨又讀墨客揮犀
云古有分夜鍾蓋半夜打也至讀南史丘仲孚傳每
讀書以中宵鍾聲為限則思唐時半夜亦沿流古人
分夜之打故于鄴有遠鍾來夜半皇甫冉有夜半隔
山鍾非後世曉暮比也龔時承天寺尚爾也

國初沈萬玉吳人也居周庄富盛所藏寶玉珊瑚瑪瑙
古窰歷代名賢遺跡凡百珍玩無不畢具瑪瑙酒壺
其質透明類水晶一枝葡萄如墨點就號為月葡萄

籍沒後為吳江某氏所得因戎事托吏梅元衡等以
此報之元衡死其物竟無所終天順間嘉興李銘字
日新者訓蒙為業一夕於市中見溝渠有火光撲之
不滅乃以物記之明日往發其處止獲此但不知貴
重求鑑古陳二引至富族曹瑗酬米二十石李不允
更投呂山吳汝輝酬秫米百石竟為塾師前知府劉
侃沮之陰諷日新曰吾有一策俾君大獲若投獻鎮
守張謀僉嘉興一郡鹽鈔利當百倍日新許諾劉遂
與之黃緣果獲所圖計利三千兩劉分其三之一目

新領還過江舟覆鈔皆濕毀嘉興楊太守繼宗追補
前鈔日新瘦死劉廢產與償信乎天地間尤物得之
必有禍隨口新貪得適當其禍豈其數偶然歟

李義山錦瑟詩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
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
藍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年已惘
然

餘姚徐菊坡簫杖詩鑿竅霜筠入手輕知音未遇伴閑
行刻鳩賜老聲還噓隨鳳升山力可憑弄月松根因

柱石倚風花底為和笙何當扶上雲霄路吹徹鈞天
合九成

李時勉咏剪刀吳綾剪處魚吞浪蜀錦裁時燕掠霞深
院響餘春晝靜小樓工罷夕陽斜

魏人以博物名於河濱得銅器如觴焉而竅其兩傍文
爛然得之甚喜召所與遊者曰予近得夏殷之器宜
同玩之且實酒為壽方獻酌仇山人見曰子胡得乃
爾是銅鐺也角觥家以讓陰者也魏人楚丘有士其
博物不下魏人一日獲罟象焉形鬣尾皆具而竅其

背詢無識者一士曰古有犧尊其是類乎殆馬尊也
士喜藏之享尊客輒出以盛酒仇山人過之愕然曰
子胡得乃爾是溺器也貴嬪家所謂獸子者也士乃
棄之然則世無真識則名實錯亂其不以銅鐺溺器
為真玩者幾何人哉

洛陽布衣申屠敦有漢鼎一得於長安深川之下雲螭
糾錯其文爛如也西隣魯生見而悅焉呼工象而鑄
之淬以竒藥穴地藏之三年上質交蝕銅質已化與
敦所有者畧類一旦持勸權貴人貴人寶之饗賓而

玩之敦偶在坐心知為魯生物也乃曰敦亦有鼎其形酷肖第不知孰偽真耳權貴人請觀之良久曰非真也中貴次第咸曰是誠非真也敦不平辨數不已衆共折辱之敦不敢言歸而嘆曰吾今而後知勢之足以變易是非也龍子聞而笑曰敦何見之晚哉士之於文也亦然

鐵券之制其形如瓦國初時

太祖高皇帝欲以鐵券賜諸功臣而不知其制聞浙江錢王之後尚有宋賜券存焉命其官取諸其家做其

制為之其賜東莞伯何貞券文曰維洪武二十年歲次丁卯八月戊申十一日戊午皇帝制曰昔人有云識時務者謂之俊傑云得非識時務者乎曩者事務煩冗有失撫順之道致貞職微有負初歸之誠今特命尔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使尔祿及嗣世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與尔誓若謀逆不宥其餘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推誠之心其加恭順以保祿位延于永久豈不偉歟尔敬之哉

嘉靖初南京守備太監高隆人有獻名畫者高曰好好

但上方多素絹再添一箇三較呂布最佳人傳為笑
余曰此中官宜然聞沈石田送蕪太守五馬行春圖
守怒曰我豈無一人跟耶沈知另畫隨從者送入守
方喜沈因戲曰柰絹短少更宜畫前面三對頭沓耳
守曰也罷也罷

文史

古之聖賢或相祖述或相師友生乎同時則見而知之
生乎異代則聞而師之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顏
回學孔子孟軻師子思之類是也易義成于四聖詩
書歷乎帝王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其義一也
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
之矣楊雄作太玄以準易法書以準論語作賦箴皆
有所準班孟堅作二京賦擬上林子虛左太冲作三
都賦擬上二京屈原作九章而宋玉述九辨枚乘作

詳於卷二

七發而曹子建述七啓張衡作四愁而王仲宣述七
哀陸機作擬古而江文通述雜體華藻隨而律體相
倣李唐群英惟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
多出新意至於盧仝貫休輩效其舉張藉皇甫湜學
其步則怪且醜僵且仆矣然退之南山詩乃類杜甫
之北征進學解乃同楊子雲之解嘲鄆州溪堂之什依
於國風平淮西碑之文近於小雅則知其有所本矣
近代歐公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賦晝錦堂記議論
似盤谷序東坡黃鶴樓賦氣力同晉朝赤壁賦卓絕

近於雅風則知有自來矣而韓文公廟記鍾子翼哀
詞時出險怪蓋遊戲三昧間一作之也學者當先量
力然後措詞未能祖述憲章便欲超騰飛翥多見其
喑嘍而狼狽矣

河圖三畫已剩却先典萬言猶欠着向來潛聖天何言
六經非渠一手作杏花壇下撥不開天公更遣麒麟
催乾坤造化登青竹洙泗光芒付綠苔堂上書生真
苦相蠹簡嚼穿渾不放屋上架屋更屋上後千萬年
作何樣華元夜登子反床華鏗晨趨孔子堂當時浪

說折骸骨今日覃思雕肺腸華君將身博凍餒毛穎
可憐彼何罪君不見老農驅牛耕隴頭稻雲割盡牛
亦休毛穎為君禿盡髮問君何時放渠歇短擎青燈
明復滅詩話云華鐘秀才作六經解楊誠齋書長句
于後思致甚巧未意黷然

陳后山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
每與黃魯直怪嘆以為異事黃魯直云杜之詩法出
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
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

書莫讀詩莫吟讀書兩眼枯見骨吟詩个字嘔出心人
言讀書樂人言吟詩好口吻長作秋虫聲只令君瘦
令君老何如閉目坐齋房下簾掃地自焚香聽雨聽
風都有味徒未即行倦即睡此亦誠齋作句老而佳
浩如煙海積如山紙上陳人叫不還白首書生無事業
一生精力費牕間又鄰壁嘲啾誦學而老人睡少
聽移時他年慎勿如張禹帝問床前謬不知二詩句
意俱好

嘗論道學之士不克建功功業之士不能文章善矣歐

陽公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各有所專也故唐虞之世名臣各任一職聖人之門高第各專一科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

歷代累封孔子為至聖文宣王元朝加大成二字詔詞畧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百王師表萬世者也

國朝嘉靖時閣老張孚敬奏以天子豈有拜王之理乃毀神像立至聖先師孔子神主誠萬古不易定論也千字文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鍾王書中擇千字不重者每字以片紙雜碎無序帝召周嗣興謂之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為千字文嗣興一日編綴成韻進上鬚髮皆白

迴文按皮日休雜體詩序曰晉溫嶠有迴文詩四言始於虞舜臯陶之賡歌五言始於蘇武李陵之相別七言始於漢武帝梁栢臺之作而甯戚南山已備其體

矣。王摩詰效顧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盛。律詩始於唐。排律亦始於唐。其原自顏謝諸人古詩之變。首尾排句聯對精密。四六文之作起於晉徐庾。詔誥制勅皆王言也。若書之典謨訓誥誓命之類。三代無名。至秦李斯始議命為制。令為詔。漢高祖有太子勅。武帝有責楊僕射勅。誥雖本於湯誥。皆布告令於四方。與詔同策。義有二。在漢若治安賢良。在宋若臣事民政類。今之奏疏。故說文曰謀也。問而答之謂之對策。今之科場是也。表者白也。以情旨表白於外。漢

則散文。自唐以後多用四六。露布三國始於賈洪。為馬超伐曹操檄者。激也。始於張儀為檄楚相辭意。則暴彼罪惡。揚己威武也。箴銘頌贊皆韻語。而義各不同。箴者規戒之詞。銘者名器自警。贊者稱揚贊美。頌則形容功德。皆起於三代。惟贊起於班固。記者紀也。禹貢顧命戴記學紀是也。序者次序其事。始於詩書之有序。故金石例曰序典籍所以作也。論者議也。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議論以斷人之美惡。一曰論學。乃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之人物說者什也。

述也解什義理而以已意述之祖於夫子說卦許慎
說文奏疏之名不一曰上疏曰上書曰奏劄曰奏狀
曰奏議恐其漏泄俱封囊以進謂之封事臣告君之
辭也祖於伊訓無逸諸篇傳則載一人之事創自司
馬遷行狀則紀一人之事為死者求誌之辭也墓銘
墓誌墓表墓碣皆一額也銘誌則埋於土表碣則樹
於外表謂有官者碣謂無官者誄辭哀辭祭文亦一
類也生者悼惜死者之情也隨所作起義而已誄辭
則始於魯哀公之於孔子哀辭始於張茂先之於晉

武帝祭文則始於曹孟德之祭喬玄題跋漢晉諸集
未載惟唐韓柳有讀其書某文題宋歐魯又有跋語
其意不大相遠故文鑑文類總曰題跋

天子下書於臣民有五一日冊二曰制三曰詔四曰勅
五曰誥臣民上書於天子有四一日章二曰奏三曰
表四曰駁議

今官府文移上臨下用仰字按北齊書孝昭紀詔定三
恪禮儀體式以仰議之用仰字始此

古人花押所以防偽政以名而花之凡官府文移人間

私簡俱前書名姓而後押字 國朝押字之製上下
多用一畫蓋取地平天成之意凡釋褐入官者至吏
部畫字三日以驗異時文移之真偽也

篆法龍虎篆麒麟篆魚篆蟲鳥篆鼠篆

隸法芝英隸鍾隸鼓隸

齊歌為謳吳歌為歊楚歌為此巴歌為嬋

楚騷漢賦晉字唐詩宋詞元曲

王羲之諫殷浩北伐事喜其事理通暢深中當時之弊
勅其輯和朝廷又見明識遠畧 趙子昂論至元鈔

法與說徹里論桑哥罪惡亦深中事宜而忠謀不淺
一則朝廷不能大用留心翰墨一則累於翰墨而年
老遂已羲之豈可以清談目哉子昂豈可以書畫例
哉是皆以其小而掩其大耳故宋杞嘗曰世獨以善
書稱之何待羲之淺也又以山陰書扇事為圖尤可
笑也楊載稱子昂曰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
文章者不知經濟之學信哉第惜其失大節耳

黃魚直云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
違每如此老懷百歲幾回開詩話云此山谷得意之

句凡兩見之一云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世事每
如此我生亦何娛

詩書以後真多事已矣洪蒙喚不回荷蕢那知夫子者
夏峯曾笑伏羲未先天一畫無餘卦六籍千年有冷
灰豈是世間文字少新篇後傳逐年開此古潭作
王十朋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
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此歐公贈王介甫詩也
介甫不肯為退之故荅詩云他日畧曾窺孟子終身
何敢望韓公第介甫與退之優劣必有能辨者人謂

歐公此詩移贈東坡則贈者無失言當者無愧色一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
脩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脩輩
行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又祖長城法矣牧之云明
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々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
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
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楊敬之作
華山賦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里矣
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蛭臺九層矣蜂窠聯聯

起阿房矣小星熒熒成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已
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亦是倣敬之所作也

昔人謂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誠然謂詩有別趣非關理
也則未是杜詩所以冠唐者以理勝也彼以風容色
澤放蕩情懷而吟寫性靈為流連光景之辭者豈三
百篇之旨哉近唐寅送下第詩云王家空設網儒子
尚懷珍唐荆川為有怨意因舉唐人詩曰明主既不
遇青山胡不歸似此胸次方無係累也此見詩之命
意當主於理矣都穆咏節婦詩曰白髮貞心在青燈

淚眼枯沈石田以為句則佳矣一字未穩禮曰寡婦
不夜哭燈字改作春字此見詩之用字當主於理矣
王羲之蘭亭叙有天朗氣清句梁昭明太子云此秋景
也不入文選王勃滕王閣序潦水盡兮寒潭清二句
似賦體非序也可云滕王閣賦東坡後赤壁賦起云
是歲十月之望句似序體非賦也可云後赤壁序范
文正公岳陽樓記亦似賦體王荆公評蘇長公醉白
堂記云此樂天所有公所無也三句非記體可命名
曰韓白優劣論又考唐杜牧之阿房宮賦今古絕唱

當時試場中初閱亦不取以名人先容覆閱才置上第若而文也猶爾偃塞况其下乎

東坡曰孔明出師表當與伊訓說命相表裡非秦漢以下事君為悅者所能至冷蘇夜話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孔明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知文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吳魏二國會說有此人物有此文章否耶

左太冲三都賦構思十年始成以今觀之特縟辭綺語耳果何關係於世耶未及人物僅一二文章功名之士而止爾識見何鄙淺也其自序曰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乃闇於自見如此哉王介甫字說殫平生之力而為之自謂可亞六經然窮鑿互會亦祇為後世覆醬瓿之用而已其咏韓子則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未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又何自見之闇也大抵明於見人闇於見己人情皆然開皇中文體浮薄治書侍御史李諤奏請正之其奏詞曰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累盈箱盡是風雲之狀又曰問里童昏貴遊總

君言卷二
文
冰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此殆猶惡人飲酒而自赭其
面也時隋主詔以謬所奏頒示四方讀此奏詞又可
發一噱甚矣人能自見之難也

平江侯陳公豫鎮守臨清月餘客作詩有簷前絡繹啼
之句僕為草虫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絡繹啼李太
由已道之矣客終無以自明此人未嘗讀李詩故也
成化間有吏建言禮科給事以激厲不從力叅送法
司問罪不知厲本古字漢書凡風厲勉厲皆不從力
吏亦不能自明此人未嘗讀漢書故也兵科給事中

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女呼車答之翌日有不平者令
受答吏執韻書以進乃頽頽遣之蓋識俗字未識古
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求的未有輒疵議也

永樂錢塘畫士戴文進號靜菴又號玉泉道人從父景
祥徵至京師筆雖不凡有父而名未顯也後名漸著
鎮守福太監進畫四幅并薦先生於宣廟尚未引見
宣廟召畫院謝廷循評其畫初展春夏謝曰非臣可
及至秋景遂起忌心而不言上顧對曰屈原遇昏
主而橫江今畫原對漁父似有不遜之意上未應

復展冬景謝又曰七賢過關亂世事也 上勃然曰
福可斬是夕戴與其徒夏正飲于慶壽寺僧房夏遂
醉其僧竊其度牒削師之髮寅夜以逃歸隱于杭之
諸寺為作道佛諸像故今花藏潮鳴尚多手迹張濟
川家亦有天王斗聖數十幅繼而廷循使人物色戴
聞雲南黔國公好畫因往避之值歲暮持門神貨之
其時石說為沐公所重見畫曰此非凡工可為也詢
戴同郡人遂館穀之然終不使之越已又數年謝死
而少師楊公士奇太宰王翱皆善其畫歸則老矣先

生循循怡愉人樂與友凡親友不給者每作數紙與
之王揚二公嘗稱其畫當與古人相頡頏後以畫
名世者無慮數十若李在周臣之山水林良呂紀之
翎毛杜堇吳偉之人物上官伯之神像夏少卿之竹
石高南山之花木求如先生之兼善難哉

徵皇聞米元章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張絹圓方廣二
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召
米書之 上出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賜酒菓乃反
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蛇飛動聞上在簾下

君言卷二
回顧抗聲曰奇絕 上大喜盡以硯匣鎮紙之物賜之尋除書學博士一日崇政殿對事畢手執劄子上顧視令留椅子上米乃顧朵殿云皇帝叫內侍要唾孟閣門彈奏上云俊人不可以禮法拘一日見蔡魯公蔡云元章書法之妙今日可謂第一龜山須還他曼卿佛碑為第一米曰恁地時龜山却且做第二楊循吉字居謙吳縣人嘗怪文章家多偽書於董氏誌發其文曰後世之文壞於銘墓豈惟壞文復壞史也人死凡有力者便得銘無不以為忠臣孝子慈母烈

婦廉士才人也夫賢者固不若是之多也則文安得不壞而天下之誠忠孝慈烈廉才者何怪乎人之不信也嗚呼真偽相亂史何徵焉故曰偽銘之究能壞史也今人束一帛以請人乞銘無辭者不知人有當銘有不當銘當代之鉅公當銘鄉先生當銘其人有行誼當銘有文章經術當銘與親戚當銘朋友當銘朋友父母當銘如是而已矣有其事則書其事無其事則書其歲月如是而後銘可徵也文可信也史可采也或以尊或以賢或以交游銘乃不鬼不惑不疑

君言卷二
文章家劫竊蠹害也豈可哉

胡文定公作楊龜山誌銘不載高麗問龜山先生
在何處之言勉齋為文公狀不載金人問朱先生
安在之語豈蠻夷不足為輕重抑二先生尊敬
不在一時哉伊川作明道行狀不言受學於濂溪
此豈非傳道之大不必書耶三公之意端不可
曉

